

base
半拍

每一次告别
都要
用力挥手

练习 告别

十一个
在路上
相逢又离别的
故事

沫沫 — 著

1 北京
等待戈多咖啡馆

selecta

2 枣庄
—— 鹏生，后会无期

6 本迪戈
—— 卡罗尔的英式下午茶

7 法国
—— 走，去墓地追星去

11 塔斯马尼亚岛
—— 晚安，乔一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练习 告别

沫沫 — 著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这是一本关于离别的书，十一个故事，十一种人生，十一次相遇，十一次离别。每一个故事都发生在作者旅行、旅居的时光里。它们或许和你的故事相似，或许在你读完后，会念及你记忆中的人和事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的人一直在身边，有的人终究要告别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始终温暖地活着，并且都会活得很好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练习告别 / 沫沫著. —北京: 化学工业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122-31358-4

I. ①练… II. ①沫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09154号

责任编辑: 张 曼 龚风光

内文设计: 北京东至亿美艺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校对: 宋 夏

封面设计: 颜 禾

出版发行: 化学工业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 100011)

印 装: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7 字数200千字 2018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购书咨询: 010-64518888 (传真: 010-64519686)

售后服务: 010-645188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cip.com.cn>

凡购买本书,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,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。

定价: 49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· 前 言 ·

上小学的第一天，我的父亲曾认真严肃地要求我：

每天上学都要和爸爸妈妈说再见。

于是，“我去上学啦，拜拜——”

就是我最早的关于告别的记忆。

十岁那年，我的外公去世了。

追悼会上长辈们把我拉到棺木前，说：“去，和你外公道个别。”

很多年后我才知道，这一别，原来叫“永别”。

成长的过程中，我开始慢慢经历离家、远行、失恋。

1997年，我的父亲去美国工作，一走便是五年。

2006年，我的好友因抑郁症在北京离世，一晃十多年。

2013年，离开家去澳洲。

2014年，在拉萨做“拉漂”。

2016年，旅居泰国教书……

我一直在努力地去学习如何告别。在高原，我们每送走一个伙伴都会前往布达拉宫走一圈；在北京，我总会去自己喜欢的咖啡馆喝一杯；在路上，我们会看一场日落，再聊一宿悲喜。可有的时候，生命里走过的那些人，坐上一班地铁，走过某个街角，就消失不见了。

在火车过道里，对着车外的天空，有一个孩子教过我怎样看天上的星星；在西贡的海边，有一个姑娘和我说过希腊斯皮纳龙格岛那些关于麻风病的故事。记忆被时间改头换面，我不再记得当时那些人的模样，留下来的只有星辰、灿烂，还有故事。

这是一本关于离别的书，十一个故事，都发生在我旅行、旅居的时光里。

南半球，北半球，春夏秋冬，贯穿在行走的每一步中。

书里你会遇见一个嫌疑犯模样的光头大叔，他在八月飞雪的滇藏公路抽烟，他爱鲁朗林海，我们一起去唐古拉山脉找牦牛。他是一个孩子的父亲，他却孤身一人上路，他想念他的女儿，却也念念不忘他的情人。他什么也没有，我把他留在了丽江的庭院里。

然后你会遇见一个背负着奇怪宿命的韩国女孩，她在济州岛的樱花大道上开了一家只向女性开放的客栈，她嗜花如命，却不愿多情。

你还会遇见一对有趣的夫妻，女生是被锂元素吸引而从埃及来到泰北的童星歌手，在小镇和她的丈夫相识相爱，并一起盖房子开酒店种田耕地养狗，他们是农夫也是商人。有情，亦无情。

还有澳洲小镇的老太太，和丈夫漂洋过海从非洲来到本迪戈，过着童话故事里的生活。

漫步巴黎中心的地下墓穴，长达两公里的缺氧世界里，无数的头骨脚骨被整齐排放的地方，有一个女孩邀约共赴寻找法国歌姬的墓碑。

一个世纪以来，让人闻风丧胆的亚瑟港监狱，在它的背景下，铺开令人心痛的少年的故事……

我们的一生，会遇见很多人，爱上一些人，最后离开。

有的人一直在身边，有的人终究要告别。

它们或许和你的故事相似，或许在读完后，你会念及你记忆中的回忆。

不管怎样，我们终究温暖地活着，并且都会活得很好。

CONTENTS

· 目 录 ·

003	CHAPTER 1 · 北京 · 等待戈多咖啡馆
021	CHAPTER 2 · 枣庄 · 鹏生，后会无期
035	CHAPTER 3 · 滇藏公路 · 老张
075	CHAPTER 4 · 济州岛 · 涉地花儿开
097	CHAPTER 5 · 上海 · 莫干山路那个山羊胡的小男孩
109	CHAPTER 6 · 本迪戈 · 卡罗尔的英式下午茶
127	CHAPTER 7 · 法国 · 走，去墓地追星去
151	CHAPTER 8 · 斯里兰卡 · 加勒的火车
163	CHAPTER 9 · 泰国 · 布和凯
177	CHAPTER 10 · 印尼、菲律宾宾海 · 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叫秦欢
193	CHAPTER 11 · 塔斯马尼亚岛 · 晚安，乔一
208	后记

—
练
习
告
别
—

练习告别

CHAPTER 1





等待戈多咖啡馆

· 北 京 ·

“你是不能不飘荡的风，我是芒草走不动，春里来时倾倒你怀中，秋去仰首望长空。”

《秋之芒草》响起，擦干眼泪只剩一声叹息。都说彼岸有花开，有时候，花可能就开在现世。

我有一位美如花、命如草的女朋友。

十年前的平安夜离开了我。割腕自杀。

至今忘不了。

这是我每年去北京的理由。

口袋里塞一包爱喜（ESSE），不抽；

总会买一束花，并不送给谁；

我站在车水马龙边上，听着城市的号角，再到地坛里坐坐，
花开，叶落，融在各个季节的脚步声中；

抬头看京城天空，没有一颗星星，穿过空气感受一丝沉默如谜的呼吸；

后海的风，愚公移山酒吧的鼓声，四合院里的鸟叫，天安门广场降旗的画面……

北京，是个心念着，却永远不愿留下来的地方。

我曾有一位美如花、命如草的好朋友。她弹着《加州旅馆》渐行渐远，会吐好看的烟圈。

那年我二十岁，她二十三岁。

至今忘不了。

2009年，我背着官司，过上海，到河南，最后上北京。

一个人在湖广会馆的大戏台前发呆，琉璃厂的路风情万种，循着笔墨之香，误入小胡同，冬天很快就要来，我给自己买了一碗温热的茶汤。

北京城写满了悲凉。

我没有去看那位好朋友。过了三年，我的小小心念突然没有了勇气去冰冰凉的墓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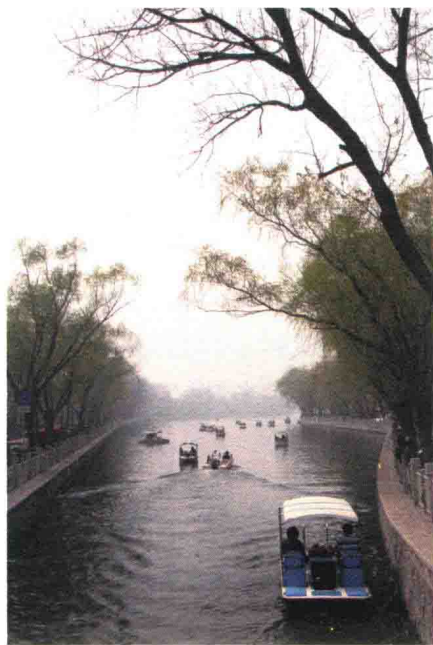
秋天，我喜欢去交道口一家名叫等待戈多的咖啡馆。咖啡馆的墙壁上贴满了老旧的电影海报，金属硬朗的设计风格，留声机还播放着黑胶唱片。

在那里，我认识了一个叫L的姑娘。



上：湖广会馆的大戏台

下：后海的阴雨天





CHAPTER 1
BEIJING

上：十一月的坡峰岭，满山都是秋天的红

下：地坛公园的银杏黄了一天一地



175cm+ 的高个子。穿一件单薄的风衣。她端着满满啤酒来和我拼桌，烛光下的脸上有淡淡的雀斑。

她和我说话，故事很悲惨，男欢女爱，携手进围城，一年后男人出轨，留下她，连个借口都懒得编。L 姑娘不甘心，把双眼皮哭成了单眼皮，去学她男人喜欢的架子鼓，去看她男人喜欢的英超意甲，去听她男人喜欢的金属摇滚……

一个理工科技术宅女孩儿，不算漂亮，边说边哭，然后她醉了。我打车送她回去什刹海鸦儿胡同的家，她是地道北京人，家里特好。这故事帮我度过了一夜。

第一次在北京城，终于可以暂时忘记那位美如花、命如草的女朋友的一夜。

后来，我成了 L 姑娘的垃圾桶，整夜整夜陪她哭泣陪她聊天，之后我离开了北京，她又继续通过网络和我倾诉。我听一次，躲一次；听两次，消失一周；听三次，忙一个月。

就这样，她开始有了欢乐，少了抱怨，而我们，也成了那一段时间彼此的好友。

再去北京，L 姑娘来机场接我。还是秋末，冬天快要来了。

她穿着风衣，笑眼迎接我。我们去夜晚的大排档吃烧烤喝啤酒，在望京的小社区散步吹风，看一场接一场的汽车电影，下雪的早晨还跑到院子里玩耍。

她陪我去今日美术馆看画展，载我看南北池子两旁的树，我们到地坛看银杏黄了一天一地，迎着朝露披着余晖，北京变

得快乐了，像一座充满生命力的城，写着好多新奇华丽的梦想。

回到深圳以后。

L姑娘又开启了倒垃圾模式，原因是前夫又来忏悔，希望复合，她内心矛盾。我没有问她诸如“你还爱他吗”的问题。静观其变吧。

不多久，L姑娘飞到我的城市，她要逃避前夫的问题。我说，好，我陪你玩。

然后我带着她去海边看浪花，去码头看集装箱，去听小型室内音乐会，到动物园听海豚唱歌……可惜她不领情。终日倒垃圾。

我知道她难，她痛，她烦心。

深夜送她去机场，晚机离去。

从此我删掉了她的QQ、微博、微信。偶尔，还会在堆满了广告单子的信箱里翻出她旅行时写给我的明信片，我都收好放起来。

我们这一生，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机遇结识或丢掉一些朋友。

我丢掉了L姑娘。

可我还是秋天去北京，还是悼念逝去的挚友，还是会去等待戈多咖啡馆。

挚友名叫小倩。

父母离异，曾患抑郁。

至今忘不了。

丢掉 L 姑娘的第二年，我在等待戈多见到了清源——
一个又怪又好的姑娘。

这事儿要从 2011 年说起。

我搭火车从广州回深圳，有一位先生，坐在我的座位对面，
看着我手里一幅人像剪影，他问：

“美女，这是谁画的呀？”

我没吱声。

“可以要你的电话吗？”

我依旧没吱声。

“哎！姑娘你怎么不理人啊？”

周围的人开始盯着我看了。

我抬头看了看这位先生，不自然地笑了笑，不作答。

于是他给我递来一张名片，开始了自我介绍：

“我姓钟，这是我名片。”

我瞄了一眼，北京，宋庄，画家。

这是小小卡片上所有的信息量。

这位钟先生啊，跟着我穿越了大半个深圳，去到了我采访
的创意园区，我与品牌负责人谈事儿的时候他就在不远处咖啡
馆外盯着我看。

就这样盯一下午。

和我谈事儿的负责人都有些看不下去了：“那边有个人一
直在看你，色狼吗？”

“哦，从火车上一直跟我来这里的。”我摊摊手。

“什么人啊？”

“北京，艺术家。”

“正好，叫上他一起吧，我们老板喜欢和艺术家聊天，大家认识认识吧。”好聪明的负责人。

就这样，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榆木老桌前唠起了嗑儿。

钟先生儒雅、大方、健谈，他的艺术造诣远比他名片中呈现的几个头衔要厉害，好几次听着侃侃而来的艺术观点，我都忍不住侧目点赞。

我完全无法把眼前这个人和刚才跟踪我的那个人合体。

接近一个女孩子，实在想不通为何出此下策。

“老钟啊，他就是真的喜欢你，想接近你，没别的什么意思，他就是那种直直的性格。”清源在2012年的等待戈多咖啡馆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。

钟先生回北京之后，想方设法加了我的QQ、博客，又托人找到我在广州经营的咖啡馆，亲自来拜访。偶尔会点开QQ给我留言，写的都是不痛不痒不轻不重的语句，酸酸的，怪怪的。

我再也没有见过他，因为并不知道说些什么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老钟这个笨蛋！哈哈哈哈哈，你就别理他！”清源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笑得合不拢嘴了。

突然有一天，我想起了宋庄这个地方，于是主动去联络钟先生，他很贴心，知道我不怎么待见他，便找了个女性好朋友带我去。

好了，便有了现在。

清源和我坐在这里——

等待戈多咖啡馆。